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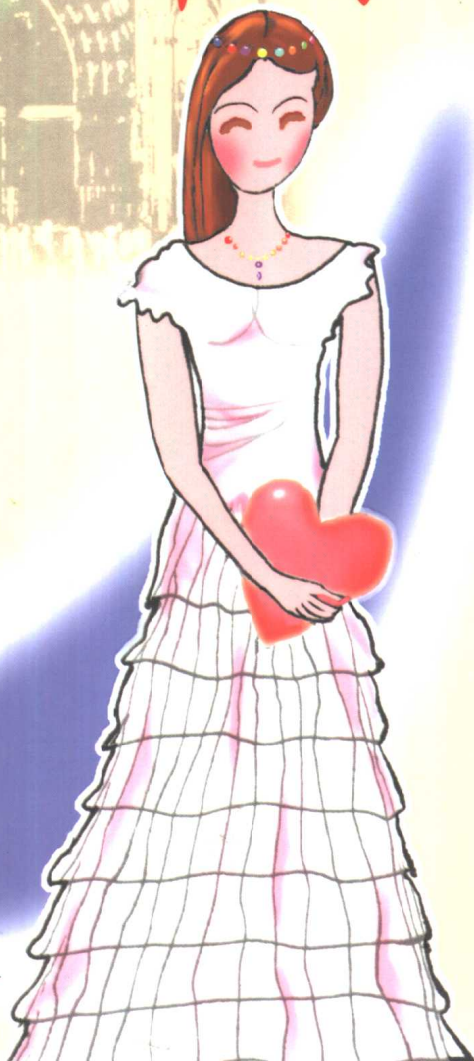
Wo dao Deguo zuo xinniang

我到德国

阿明·著

做新娘

一位女博士的私人叙事
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
一个女人的三次情感经历



漓江出版社



Wo dao Deguo zuo xinniang

我到德国做新娘

阿明·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到德国做新娘/阿明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5

ISBN 7-5407-2829-9/I-1684

I. 我…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407
号

我到德国做新娘

作者◎阿明

责任编辑◎沈东子 胡子博

书籍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2863978 2863956 (发行部)

传真◎2802018 2821268

E-mail:ljchs@public.glptt.gx.cn

印制◎广西新华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42 千字

印张◎10.5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5 月第 1 次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5407-2829-9/I·1684

定价◎16.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关于本书

本书讲述的是女主人公远嫁德国前后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

范蠡是她的初恋情人，每逢约会，哪怕下再大的雨，他都会西装笔挺，撑着伞站在宿舍旁的大树下静静等待。

艾伦是她的德国丈夫，为人真诚，但极端理性。一次她遭到无赖羞辱，艾伦竟若无其事，只知旁观。

齐放很有才华，却过着懒散、堕落、卑微的生活。为报销几块钱车费，他能长时间趴在地上寻找别人丢弃的票根。

历尽种种波折，女主人公终于拿到绿卡，实现了出国的梦想，可这并不能使她免遭爱情的伤害。



图片摄影 ▴ 阿 明

米 子

李钟全

图片解说 ▴ 胡子博

策划组稿 ▴ 沈东子

责任编辑 ▴ 沈东子

胡子博

封面设计 ▴ 石绍康

目 录

一、又回 Uni.	(1)
二、死的体验	(8)
三、活的真实	(15)
四、邂逅师母	(24)
五、苟活	(33)
六、衣服	(40)
七、姐姐	(46)
八、报复	(56)
九、结婚礼物	(64)
十、比翼飞	(72)
十一、票根	(80)
十二、谁最算计	(90)
十三、冰雪誓言	(96)
十四、我住 8 号楼	(107)
十五、巴黎条约	(115)
十六、思念	(122)
十七、白云张灿	(129)
十八、第二轮和谈	(136)
十九、我寂寞的心有谁能够体会	(143)
二十、谈谈老艾	(150)

二十一、第三轮和谈	(157)
二十二、追踪思奇	(164)
二十三、参汤	(169)
二十四、新婚政治课	(176)
二十五、我是“警察”	(184)
二十六、我找白云	(190)
二十七、雷伯村里雷公怒	(197)
二十八、“最浪漫的事”	(202)
二十九、火拼	(209)
三十、绿卡	(215)
三十一、食言	(222)
三十二、活该	(231)
三十三、施舍	(236)
三十四、奇袭范蠡	(244)
三十五、念着你的好	(255)

三个月后

三十六、惊喜	(261)
三十七、问题在我	(268)
三十八、流产	(273)
三十九、绝对公平	(282)
四十、我刚大学毕业	(289)
四十一、“好人”	(296)
四十二、“好人”好心	(304)
四十三、眼镜	(310)
四十四、回到人群	(317)
四十五、第一场雪	(323)

一、又回 Uni.

其实,我本来不愿意再回 Uni.,这所比较知名的综合大学给我留下了极为错综复杂的记忆,我在这里整整呆了六年,从硕士读到博士。这六年无论如何也称得上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代,如果按年龄段来分的话。因为我从 23 岁到 29 岁,爱情、事业、学业,所有人生最重大的命题都在这里交织成一团,而且简直就是一团糟。如果我说我觉得我活得特别不容易,那我招来的一定是异口同声的攻击。一个漂亮而气质出众的女孩儿,受过几乎最好的教育,在一片喝彩中通过了论文答辩,讲得几口几乎与母语一样流利的外语,马上就能拿到申请国家的绿卡。你已经够可以了,你还想什么?! 是啊,还想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可我那六年,不,甚至直到今天,一直是一团糟。

我不愿回 Uni.,是因为我不愿碰见熟人。不愿碰见熟人,是因为我不愿谈自己,不愿谈自己的过去与现在,也不愿谈自己的将来:过去的,是酸酸涩涩的记忆;现在的,是一团乱麻;将来的,还是水中月、雾中花。有什么可谈的呢? 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我不愿碰见熟人,还因为我也没兴趣谈别人。因为我没兴趣跟别人做横向的比较。我当然知道很多人的境况不如我,但这种比较的结果既不能使我坦然更不能令我快乐。因为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自己比,而且我一般不是拿自己的现状与过去比,我通常只拿自己的现状与理想比,所以无论怎么比都不开心。我知道这是我最大的

优点,因为我非常上进;但这也许还是我最大的缺点,我活到30岁,想得很多,活得很累,虽说离“不惑”还有十年,但却提早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大的优点可能同时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拿我自己说,因为太上进,所以不知足。因为不知足,所以不快乐。



Uni.大学校园一角。我曾经在这所学校里生活了六年——生命中的最美好的黄金时代。

其实,我也不是说誓死不回 Uni.,老死不与以前的熟人往来。我只不过想等到我对自己满意的那一天“衣锦”回 Uni.。我只想以胜利者的身份面对以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熟人。所以毕业两年了,始终没回 Uni.。这次回来,实在是情非得已。8月3号晚上接到大李的电话,她说成绩单的公证可以从 Uni. 大学的档案馆提档审核,可是毕业证、学位证的公证必须审对原件。这真是该死,为了避免亲自回 Uni.,我事先把硕士成绩单、博士成绩单、硕士毕业证、博士毕业证、硕士学位证、博士学位证的中文复印件及英文翻

译用特快专递寄给还在 Uni. 自费读硕士的大李, 请她帮我办理公证。同时附上我自己写好艾伦在德国的地址的加大加厚的信封, 趁邮局的小姐不注意, 还偷偷夹进了 100 块钱, 好让大李办妥后直接给我邮寄出去。我已经够谨慎的了, 却还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居然还要查对原件。没办法, 只能怪这个年头造假的太多, 在大街上随便花几个钱就可以买到足以乱真的各种证件、文凭, 坏人坏了世道, 好人只有跟着倒霉。这些恼人的原件都在我自己手上, 这么宝贝的东西我不可以随便交付别人, 也不想邮寄给大李, 让她公证好后再给我寄到德国, 即便是寄挂号我也不放心。这年头, 谁知道在路上会发生什么, 万一丢了, 我找谁去? 再说, 找谁也晚了。飞法兰克福的机票是 8 月 7 号, 从北京起飞。三天前, 我刚刚从我工作的 S 城飞回 Uni. 所在的 N 城——N 城是离我家最近的空港——然后直接坐 3 小时的火车回家, 准备跟父母、姥姥亲热几天, 然后再飞德国, 然后恐怕就“君问归期未有期”了。想到此去或可多年, 而且前途难卜, 心里难免有些凄凉, 颇有荆轲当年“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慨。正因如此, 才要安慰老人, 才打算在家里多呆几天。

但是现在, 我必须立即赶回 Uni., 必须赶在 4 号之前把这些公证的手续办好, 我才可以自己带了这些证件回德国。公证是必须要做的, 因为我还不清楚自己真正在德国定居后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许要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合适的工作——我现在知道在德国找工作很难, 至少比我原先想像的要难十倍。假如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我可能继续读书, 可能重读博士, 也可能读博士后, 但我必须提交以前读书的详细材料。我不想回 Uni., 却不得不回去。我一头怒火, 无处可发, 只好自认倒霉。我简直要“气炸肺”——这是我妈妈的术语, 我觉得特别有穿透力, 便借来一用。我越是烦, 心里越堵得慌。后来用了老 Q 的高招儿才多少使自己得到点解脱: 事情出现在现在,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假如是大李晚几天告诉

我,比方已经到了8月4号,或者我已经回了德国,那就更加糟糕,我就不得不把这些宝贝从德国寄给大李,然后再请她从Uni.寄回德国,那我就要担更大的风险,更是一百个、一千个不放心。这样一想,才有些释然。老Q不愧是最优秀的心理医生,简直就是救命恩人。

我想好了,到了以后,我把那些证件交给大李,还是请她出面办理。因为要到研究生院作公证,那里很多人认识我。我还是做低调处理,除了大李,不想再让Uni.里的第二个人知道。因为这件事如果传到了导师的耳朵里,那就是大逆不道。噢,对了,还有齐放,我还想见见齐放,齐放也在N城,不过齐放不属于Uni.。

Uni.的大门依然有两个穿警服的小伙子把守,检查校徽、学生证、教职工工作证,禁止校外人员出入。毕业后出国机会多了,见过很多欧美的大学,好像只记得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一面非常贵族化的欧式金属围墙,墙内是美丽的欧式建筑,如茵的绿地、如盖的绿树,真正给人一种象牙圣殿的感觉。至于这个围墙是否整个把大学包围起来,我当时没有深究,现在也无法追忆。但是毫无疑问,大门没有士兵把守。其余我到过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歌德大学、图宾根大学都没有围墙,大学的建筑散落在城市之中。现在突然见到两个仪表威严的武警,略微有些不太适应。我从车站直接搭出租车过来,而且是有备无患,因为两年前毕业之际,学校要收回校徽、学生证,我便交了10块钱的罚款将那枚黄底红字的漂亮的校徽留做纪念。我收拾东西时无意发现了这枚校徽,准备一起带到德国,现在正好以备盘查。忠于职守的士兵大概看我还是一副学生模样,又有很多行李,顺利放行。

两年了,我第一次回来。毕竟我曾经在这里呆过六年,毕竟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学业、我以后的路都与这座有名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有很多伤心的记忆,毕竟我对她还是很有感情

的。我请司机以每小时 10 公里的速度带我在这个校园里兜了一圈儿。

Uni. 基本还是老样子,只是在原来的学生宿舍楼 12 号楼的后面又起了一座新楼。我在的时候,这里本来只有 12 栋学生宿舍楼。名义上 12 栋,实际上只有 10 栋,因为 7 号楼与 8 号楼住的全是已婚的、未婚的教职工。Uni. 大学的规划非常严谨,12 栋楼房的规格完全一致,从欧洲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楼房根本谈不上什么建筑风格,只是些统一的矩形六面体——如果地面也算一面的话。每栋楼也都是六层高。这 12 个面目相同的怪物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与校园的西墙平行,的确给人以步调一致的感觉。而且住在里面的人也是步调一致,早上听到起床号后一齐起床,一齐做早操,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吃饭,并且在同一时间睡觉。因为一到晚上 11 点,12 栋楼,确切地说 10 栋楼(7 号、8 号除外)的灯全部一起熄灭。人人这样有规律地生活,大概大家的消化系统与生物钟的作息时间也是步调一致的。那时,范蠡就住在 12 号楼 6 层 639 房间。是 6 层阴面的最后一个房间,算得上是校园的最最西北角,后面就是那块所谓的空地。其实不是真正的空地,记得当时是几间依校园围墙而建的很简陋的平房,或者说是窝棚,有些相貌比较猥琐的人在那里卖拉面、刀削面、蛋炒饭,还有水饺。冬天的时候,他们还自己做香肠,经过熏烤的香肠,黑乎乎的,每只大约十五六厘米长,直径两至三厘米宽,一串串挂在竹竿上。我那时几乎天天去找范蠡,因为那个房间也是暖气的尽头,暖气管道虽然不能说冰凉,但已经是没有一点暖意。宿舍里别的人怕冷,个个躲出去寻找温暖,正好给我和范蠡提供机会。那些个冬日,我经常有意无意地看窗外的平房,看那些相貌猥琐的人,看那些黑黑的、略微有点弯曲的不规则的柱形,直让我联想到厕所里的不洁之物。所以我一次也没去这些小饭馆吃过东西。

这块空地留给我的记忆并不美好,现在的面目也不可爱。又

是一个灰色的怪物，外面正在装修，浑身上下全副武装的是砖红色的铁架。一些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忙碌着，周围堆满施工用的石子、沙土、小推车及别的建材，又吵又乱。但这个怪物与众不同，它的身高多出了一半——9层。这是一座新的学生宿舍楼，在它靠近甬路的已近装修完毕的东侧



Uni.大学的一栋学生宿舍楼。这是一栋有二三十年历史的老建筑，没有阳台，学生的衣服、被子只能挂在外面晾晒。现在新建的宿舍楼一般都有阳台了。

赫然写着“学14楼”。这个发现有点奇怪，不知道Uni.的哪一位领导居然也相信了西方的迷信，居然漏过了“13”。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欧美的高层建筑常常没有13层，从12层直接就到了14层。

校园其他地方的变化就是眼前这座学莘大厦。学莘大厦坐落于校园的东北角，与外国留学生住的怪园只隔了一条窄窄的便道。两年前我离开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施工场地，大楼的主架似乎已经搭好，外面包了一层绿色的防护网，网内也是砖红色的铁

架,透过防护网,可以看见铁架上蚂蚁般忙碌碌的建筑工人。中国人多,中国建筑多是马拉松工程的特点在这里一览无余。这也是我从国外回来后才有的感触。在国外,我也经常看见一些建筑工地现场,看见一些建筑外面包围的金属架,但他们用的金属架基本是银白色的,而且往往看不到建筑工人,即使有,也最多是三五个。而在我和艾伦住的“爱情村”(这个村子叫“雷伯村”,“雷伯”在德语中是“爱情”的意思,所以我就直接称之为“爱情村”),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鲜岛”,“鲜岛”是个黄色的一层超市,主要经营食品。我开始还很奇怪,没有人,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多的建筑工人,他们如何施工?在我,建筑工地上人山人海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一直生长在中国,习惯成自然。习惯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本来习惯了中国人多,到了国外,建筑工地人少——我也没有亲眼观察他们机械施工,我觉得不习惯;一段时间后不知不觉习惯了,再回到中国,看到这么多人,又不能一下子适应,而这原本就是你以前司空见惯的。所以,人真的是需要不断地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而这种调整经常是无意识不自觉的。无意联想到以前的环境就是这样一种调整。我一下子就想到艾伦离开前的几个月,这里已经圈起了准备施工的围墙,雪白的围墙,斜对着怪园的大门开了一个铁栅栏门,门的两侧各写了四个橘红色醒目的大字:“信誉至上”、“质量第一”。那时候,有运输石料的载重车出出进进。晚上10点半,艾伦送我回宿舍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鱼贯而入的车辆在便道上扬起一阵阵尘土。那是四年以前……

眼前的学莘大厦称得上校园里的经典建筑,楼层最高,共12层。楼前是一个椭圆形停车场,停车场周围是一排按高矮个儿排列整齐的旗杆,中央的那杆最高,五星红旗迎着8月的夏季风飞扬,其他旗杆上一律插满了彩旗。这座综合大学的经典建筑的功能也体现着综合性,有200间客房,有专供自费短期留学的外国人居住的客房,有国际交流学院的办公场所。大李已经帮我在这里

预订了房间。大李说我也可以住在她宿舍里,睡她的床,她到别的宿舍跟同学挤一挤。这样可以省点钱。我谢绝了太李的好意,我宁肯花点钱也不想在她宿舍里挤,我愿一个人独处。只要有可能,我会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单独的空间。有人认为钱最重要,比如说大李,她行事大多是从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我喜欢一个人住,这样更随便更自由,我觉得自由比钱重要,至少对我来说如此。当然钱也很重要,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很快非常有钱,因为我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钱能够保障自由。为什么外国人在我看来比我们自由,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比我们钱多。

二、死的体验

大李不愧是大李,她给我选的房间号也是通常被认为很吉利的数字——518。可见她发财心切。房间小小的,但是非常舒适,里面的陈设简单而幽雅,正是我理想中的环境,而且一切都是全新的,大厦迎八一刚刚开业,房间里的家具还散发着浓浓的油漆味儿。我是518房间的第一位客人。

我到的时候,房间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是11点30分。是齐放下班的时候,我正好可以给他打电话。我了解齐放,他下班以后总是在办公室里磨蹭一会儿才下楼吃饭,这样可以避开出版大楼电梯里的人流高峰。我们以前都是每天中午在11点半与12点之间通电话,以“老公”、“老婆”相称。这个称呼是由我发起的。那时候我好像特别想结婚,跟齐放,或者跟艾伦,当然首选是艾伦。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挺喜欢“老婆”这一称谓。每当齐放美滋滋地喊我“老婆”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涌过一阵暖流,舒舒服服的。

可是这次,办公室里没人。我又拨了他的手机号码,话务员优美的声音说“对不起,用户已关机或超出服务范围,请稍后再拨”。我稍后又拨,还是同样的声音,办公室里还是无人接听。我又试了

一下他家里的号码,也没人。我心里一阵惆怅,似乎是一种五脏六腑被掏空的感觉。我就是不想事先跟他联系,就是想到了N城再给他打电话,我就是任性纵情,这就是我的个性,可是却偏偏找不到他。

说也奇怪,跟范蠡分手后,我再也没有过想见他的欲望。我只是在心里重复地想像这样一个情节:会有一天,我想见到范蠡,但那时候,我已经功成名就。我是以成功者的姿态出现在范蠡面前。我见他的目的就是显示我的成功与骄傲。就是要用事实告诉他,他的现任妻子根本比不上我,就是让他后悔当时离开我(也许原本是我最终想离开他)。艾伦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分手后还要跟他比谁更成功,但我理解我自己,我理解我的要强、我的倔强。我现在不想见范蠡,因为还不到时候。但我却想见齐放,我总是觉得齐放是我想见就随时可见的那种人。惟独在齐放面前,我没有惯常的清高。所以我想,或许我当时也是可以嫁给齐放的。

范蠡、齐放、艾伦是我生命中的三个男人。在这三个男人当中,范蠡已经成为我意识中一粒排不掉的结石,艾伦是我感情世界里的一息游丝。我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都有三年多,跟齐放的时间最短,而齐放是我生命中拥有过的一种真实。我认为这种真实可能代表着生命的一种本真。我为什么想见齐放?这个想法可能根本就不是出于理性的,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理清楚。但是我很清楚一点,我见他的目的,可能完全出于感性,可能百分之九十在于我想重温死的体验。

我曾三度想死,分别因为这三个不同的男人。其实,这个说法也不见得准确。我读了这么多年中文,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终于发现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上升到真理的高度不无夸张的话,至少可以说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表现力实在贫弱,我越想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或想法,就越发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因为语言总是不能准确如意地传递心灵。于是,我往往会口不择言。但是为

了对别人负责,我应该试着说得更为准确一些:我有过两度死的想法,一度死的体验。我之所以用“度”而不用“次”,还是出于语言表现方面的推敲。因为“度”的涵盖更广泛一些,一个“度”里面可以包括很多的“次”。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我的高见或称谬论。

死的想法跟死的体验不同,想死的时候一定很痛苦,但死的体验很快意。

死的体验是齐放带给我的。

齐放绝对属于“才美不外现”之类。即便以貌取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谁胆敢以貌取齐放,那肯定会大错特错的。我自己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现在对于齐放,我与他的前妻及前女友一样是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比她们更有发言权,因为她们对齐放的观察不可能比我更仔细,更深入。

别看齐放一张脸菜不唧唧,他身上有三样宝。一是那双手,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巴黎亲眼目睹罗丹的题名为《手》的雕像,那见到齐放时一定不要错过观察他的手,这双手是上帝的杰作,绝对不亚于罗丹的“手”。罗丹的手也是上帝的杰作。我常常拿了那双手,如把玩稀世珍宝般专注地欣赏,痴迷地欣赏。齐放知道我小有艺术情调,他也因了我的赞叹而为自己的一双美手自豪,便一任我把玩,同时眯起眼睛不无满足地盯着我。假如有人这样欣赏我,我也一定很得意的。

我告诫你们不要错过机会,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按照我的叙述,你会发现,越到后来,你能够观察齐放三宝的机会便越少。

齐放的第二宝是那双美腿。齐放的腿,修长而挺拔,大小腿的比例极为和谐,在我的男人中是最美的。其实也可以说在所有我见过的男人中是最美的。在夏天,人们习惯于穿短裤的时候,我也见过别的男人粗的、细的、长的、短的、有毛的、没毛的腿,但绝对比不上齐放的腿,齐放的腿是人间绝无仅有的珍品。但齐放在夏天也只穿长裤,你很难见到他的腿。跟齐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别